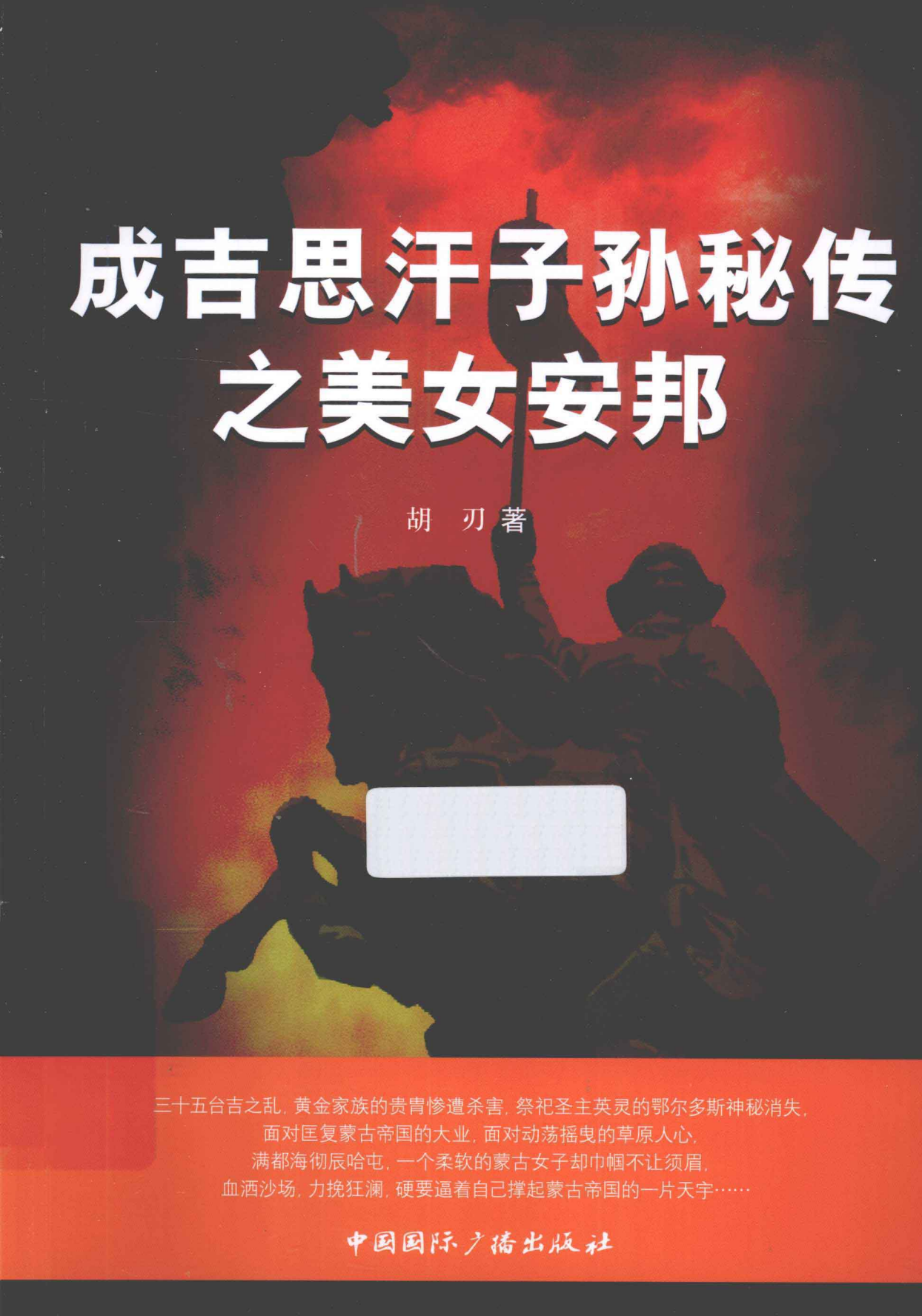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子孙秘传 之美女安邦

胡 刃 著

三十五台吉之乱，黄金家族的贵胄惨遭杀害，祭祀圣主英灵的鄂尔多斯神秘消失，
面对匡复蒙古帝国的大业，面对动荡摇曳的草原人心，
满都海彻辰哈屯，一个柔软的蒙古女子却巾帼不让须眉，
血洒沙场，力挽狂澜，硬要逼着自己撑起蒙古帝国的一片天宇……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胡 刃 著

成吉思汗子孙秘传 之美女安邦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女安邦 / 胡刃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8

(成吉思汗子孙秘传)

ISBN 978-7-5078-3236-5

I. ①美…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2211号

成吉思汗子孙秘传之美女安邦

著 者	胡 刃
责任编辑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8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236-5 / I · 431
定 价	25.0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人 物 表

1. 岱总汗：北元蒙古帝国大汗（相当于皇帝）
2. 吉思：岱总汗次子
3. 摩伦：岱总汗长子
4. 噶勒沁：摩伦之母
5. 巴尔济：岱总汗二弟
6. 哈尔古：巴尔济之子
7. 齐齐格：哈尔古之妻
8. 巴延蒙克：哈尔古之子
9. 巴图蒙克：巴延蒙克之子，后为达延汗
10. 伊纳克：也先的侍卫首领
11. 满都鲁：岱总汗三弟，后为大汗
12. 也先：齐齐格之父，太师、淮王、右丞相，岱总汗反臣
13. 萨木尔：也先祖母
14. 阿卜都拉：也先谋臣
15. 孛来：也先的侍卫首领，后攫取太师之位
16. 阿剌：枢密院知院
17. 撒都刺：御史大夫
18. 绰罗克：左丞相

19. 满都海：绰罗克之女，后为满都鲁夫人、达延汗夫人
20. 博罗克：满都海长女
21. 萨黛：满都海侍女
22. 阿姑：满都海侍女
23. 脱罗干：绰罗克三弟，后为右丞相、土默特部首领
24. 归林齐：绰罗克二弟，也先手下大将
25. 寿苏特：岱总汗大将、归林齐结义兄弟
26. 鄂推：寿苏特小妾
27. 乌纳：寿苏特之子
28. 斡罗出：寿苏特之弟
29. 伊斯满：原为岱总汗大将，后为永谢布部落首领，官居太师
30. 巴尔图：伊斯满之女，满都鲁第一位夫人
31. 亦布拉：伊斯满之弟
32. 洪和赖：伊斯满谋士
33. 毛里孩：翁牛特部首领
34. 斡赤来：毛里孩之子
35. 满都赖：成吉思汗英灵主祭
36. 忽都：成吉思汗英灵主祭
37. 多伦：土默特部落首领
38. 托郭齐：郭尔罗斯部首领，后为少师左丞相
39. 哈达克：唐古特部首领
40. 鄂云：哈达克之妻
41. 呼图克：兀良哈三部落首领
42. 毕力格：也先手下大将，伊斯满之父

第一章

他为什么不躲？他为什么不招架？莫不是我误解了他？莫不是他心中有说不出的苦衷？对了，归林齐死前脸上还挂着笑，他的眼神是那么安详，那么从容，那么清澈……这到底是为什
么呀？

这个季节的草原，本该像孔雀开屏一般美丽，然而黄沙不断侵袭，草原被一次又一次掩埋，草原这只孔雀就像被拔去了羽毛，光光的脊背赤裸地露在外面，风抽打着，日光暴晒着，马蹄蹂踏着。虽然几簇芨芨草仍昂着高贵的身躯，但黄沙已经推进到脚下，怎不让人为这最后的生命而忧心。

一顶高大洁白的蒙古包内，归林齐满满地斟了一木碗酒，他心事重重地对寿苏特说：“人各有志，恕我不能随你辅佐岱总汗。寿苏特安答，把这碗酒喝了吧！”

安答是蒙古语，意为结义兄弟。

寿苏特手一扬，“啪”木碗打翻在地，“骨碌骨碌”滚出七八步：“你还有脸叫我安答？”

归林齐并没有生气，他回身又倒了一木碗酒，第二次把酒端到寿苏特

面前，眼圈发红：“寿苏特安答，归林齐求你了。”

寿苏特鼻子哼了一声，脸转了过去。

归林齐哀婉地说：“寿苏特安答，喝了这碗酒，我们就再也不是安答了。”

寿苏特身子一颤，他猛地回过头，见归林齐恭恭敬敬地捧着木碗。寿苏特直盯盯地看着归林齐，突然猛地把酒接到手中，“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啪”的一声把木碗摔在地上。木碗顿时裂为两半。

寿苏特转身就走。

归林齐几步跨到寿苏特面前，拦住他：“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你是岱总汗帐下第一猛将，我是也先太师身边的第一射手，在阵前，你我必有一场生死之战。我的箭锋利无比，可穿透重甲。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遇，你可要再加两层甲呀……”

寿苏特一推归林齐，迈大步直奔帐外。他跳上马，两脚踹蹬，胯下马飞奔而去。可没跑多远，寿苏特一带丝缰，马停住了。他回头看了看，见归林齐还站在原地，他的马打了个旋儿跑了回来。

寿苏特背对着归林齐，低沉地说：“我刀沉力猛，一刀下去，就是钢铸的头盔也会被劈成两半，你还是换个头盔吧。”

说完，寿苏特纵马而去。

朱元璋取得天下，元朝亡而未灭，蒙古贵族虽然失去对全国的统治，却拥有长城以北的辽阔草原，史学家称之为北元。北元政权的存在，使明太祖朱元璋如芒在背，寝食难安，他时刻担心蒙古皇室卷土重来，因此，朱元璋不断派兵北征。明成祖朱棣执政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10—1424年）十五年间，永乐皇帝朱棣五次北伐，北元虽遭重创，但明朝也将国力耗尽，明统治者只得退守长城，全面防守。

与明朝的战争停止了，蒙古贵族的内部矛盾却显现出来，一些部落各自为政，相互攻伐，北元十余位君主都不能号令整个草原。

到了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北元岱总汗在也先的辅佐下，统一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帕米尔高原，南抵长城，北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

区。这年七月，也先乘胜南下，以十万之众，大破五十万明军，并生擒了明英宗朱祁镇，史称“土木之变”。

也先的功劳太大了，岱总汗先后封他为太师、淮王、右丞相、大头目、都总兵……几乎把所有极品的官衔都封给了他，但也先并不满足。

1452年（明景泰三年）仲夏，也先公开挑战岱总汗的权威。战争的起因源于立太子。岱总汗有三个儿子，长子摩伦是其结发之妻所生，次子吉思是也先的姐姐所生，三子是岱总汗的一个侧室夫人所生。岱总汗虽有长子，却不能当太子，因为这孩子三岁时，岱总汗把他母亲遣回了娘家，用中原话说，就是休了。子以母贵，母亲成了平头百姓，儿子也跟着倒霉。

如此一来，吉思就成了嫡子，可岱总汗对也先早有防备，他放弃次子吉思，执意立三子为储。也先当然反对，他坚持要立自己的外甥吉思。君臣各不相让。为此，也先杀了岱总汗身边十几个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大小首领，囚禁了岱总汗最为倚重的左丞相绰罗克。岱总汗忍无可忍，兴兵讨伐也先。

瓦剌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域，这里与东部草原不同，东部草原没有城，甚至连土墙都很少。瓦剌既有城堡，又有草原，当地人既搭帐篷，又筑土为屋。明安城就是瓦剌四个部落中最大的一座城。

明安城外，两军对垒，漫山遍野都是人，那真是兵似兵山，将似将海，大旗如同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般。双方将士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

也先对手下大将归林齐道：“归林齐将军，你的箭天下无双，今天就看你的了。”

归林齐催马来阵前，向对面高声道：“哪个敢与归林齐一战？”

岱总汗的军队一阵骚动，谁都知道，归林齐的箭法出神入化，凌厉无比，天下无人能敌。

见没有人应答，归林齐又道：“寿苏特在哪儿？你敢过来吗？”

归林齐向寿苏特挑战，寿苏特的火“腾”就上来了，他飞马冲向阵前。寿苏特越来越近，归林齐的眉毛越皱越紧，甚至手中的弓都抖了

起来。

一百步、八十步、五十步……归林齐狠了狠心，他左手持弓，右手持箭，对准寿苏特，眼睛一闭，“嗖”一箭射了出去。

寿苏特心如刀绞：归林齐呀归林齐，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安答一场，你不但向我叫阵，还忍心向我放箭。也罢，我倒要看看你的箭怎么射进我的胸膛！

寿苏特马向前冲，一不躲，二不闪，三不用大刀往外拨，而是以自己的身体生生接了归林齐这一箭！

寿苏特没有听归林齐的忠告，他只披了一层甲，“噗”的一声，归林齐的箭从寿苏特的左肩射进去，从后面冒了出来。

寿苏特在马上一晃，怒火冲天而起。他刀交左手，右手抓住箭杆，“嘭”把箭拔了出来，一撅两半，狠狠地摔在地上。

“归林齐，既然你无情就别怪我无义了！”

寿苏特马往前蹿，人借马力，马借人威，大刀由上而下劈向归林齐。归林齐见寿苏特的刀到了，他也跟寿苏特一样，一不躲，二不闪，三不用兵刃去崩，而是面带微笑，眼睛看着寿苏特的刀劈向自己。

“喀嚓”一道血光，归林齐从头到腹被劈为两半，心肝脾胃“哗”就流了出来，“扑通”尸体一边一半摔落马下。

寿苏特劈了归林齐，他也后悔了——归林齐不但箭法无双，枪法也相当了得，如果他用枪招架，十几个回合之内，我并不一定能胜他。

他这不是故意寻死嘛！

他为什么不躲？

他为什么不招架？

莫不是我误解了他？

莫不是他心中有说不出的苦衷？

对了，归林齐死前脸上还挂着笑，他的眼神是那么安详，那么从容，那么清澈……

寿苏特脑子里混沌一片，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寿苏特身后的岱总汗心花怒放，岱总汗把苏鲁铤长枪往空中一举：

“英勇无畏的蒙古勇士们，让敌人的头颅磨亮我们的钢刀，让敌人的鲜血洗去我们箭上的尘土。随我冲！”

苏鲁锭是一种长矛，矛头一尺多长，两边带刃，中部有条骨，很像剑。矛头下有个圆盘，圆盘周围是黑色的枪缨。苏鲁锭是蒙古人心中的战神，是大汗特有的兵刃，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

归林齐一死，岱总汗军队士气大振，将士们跟山洪一般冲向也先。从早晨打到中午，从中午战到日落。也先见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暗叫不好，他把令旗一摆，带着残兵败将撤回明安城。

岱总汗杀牛宰羊，大宴将士。

岱总汗端着金杯走到寿苏特面前，说：“寿苏特将军，你的伤势怎样？”

寿苏特脸色发白，神情呆滞，他以手抚胸，回答：“回大汗，我没事。”

岱总汗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岱总汗提高嗓音：“各部首领，各位将军，寿苏特将军杀了也先大将领归林齐，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为打败也先立了第一功。寿苏特将军，美酒赠英雄，金杯赐良将，我敬你一杯。”

寿苏特看了看金杯，接在手中，一饮而尽。

岱总汗的脸笑得跟开了花一般：“好！真是英雄。寿苏特听封！”

寿苏特一愣，望着岱总汗，就听岱总汗道：“我封你为万户将军。”

蒙古将军有百户、千户、万户，万户是最高级别的将军。

岱总汗话音刚落，寿苏特“扑通”跪倒，说：“大汗，寿苏特不要万户将军。”

谁也没想到寿苏特拒绝，岱总汗一皱眉：“不要万户将军？那，那封你为左丞相。也先掳走左丞相绰罗克父女，过几天救回绰罗克，就让他当右丞相，你当左丞相。”

北元的丞相分左右，蒙古人以右为尊，因此，左丞相相当于副丞相。

寿苏特不敢正视岱总汗的眼睛：“大汗，寿苏特不当左丞相，寿苏特不要任何封赏。”

人们都莫名其妙，岱总汗问：“这是为什么？”

寿苏特表情无比痛苦地说：“我，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安答，我背叛了

结拜时的誓言，我愧对长生天，愧对自己的良心，我还有什么脸面受封？大汗，我只有一个请求，请大汗让我回科尔沁养伤……”

寿苏特是科尔沁四部首领。

岱总汗犹豫再三，他把寿苏特搀了起来：“寿苏特将军，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想错了。虽然归林齐死于你的刀下，可杀他的不是你，而是反贼也先。如果也先不对抗汗廷，你和归林齐还是好安答，绝不可能自相残杀。你应该活捉也先，用他的心肝来祭奠归林齐将军才对。”

寿苏特默默无语。

伊斯满走了过来。伊斯满三十多岁，细长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两撇小胡子。

“寿苏特将军，大汗说得太对了，我有一计，今晚就可生擒反贼也先。”

岱总汗为之一振：“伊斯满，你有什么高策？”

伊斯满以手抚胸：“大汗，也先败退，士气低落，如果我们今夜偷袭明安城，凭寿苏特将军之勇，凭我军大胜之威，也先还逃得了吗？”

岱总汗面露喜色，他刚要说话，寿苏特猛地抬起头，怒斥伊斯满道：“寿苏特的心像山上的雪一样洁白，像山涧的水一样清澈，从不做这种鼠窃狗偷之事！”说完，寿苏特转过身，迈大步走向帐外。

岱总汗望着寿苏特的背影，不禁叹道：“与众不同的人物往往有与众不同的性格呀！”

寿苏特飞身上马，“嗒嗒嗒……”奔向远方。

伊斯满眼珠一转，他靠近岱总汗，低声说：“大汗，寿苏特天下无敌，他不为大汗所用，日后必为大汗之害呀！”

岱总汗看着伊斯满：“你是什么意思？”

伊斯满阴森森地说：“大汗应以也先为鉴，杀了他！”

岱总汗勃然大怒：“住口！猎狗天性忠诚，豺狼天性凶残，猎狗和豺狼虽然外表差不多，却永远走不到一起。寿苏特因杀自己的安答而痛心，这种重情重义的汉子，也先贼人岂能与之相比？”

马是忠诚的，但猎狗对主人更为忠诚。蒙古人常常把忠诚的人比为猎

狗。狗对汉人来说足贬义，可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是最高的褒扬。这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差别。

伊斯满诺诺连声：“是是是，大汗训斥得是……”

明安城大殿之中，也先闷坐在椅子上，归林齐战死，岱总汗大获全胜，一场生死攸关的决战就在眼前，怎么才能转败为胜呢？也先突然想到一个人，他问当值的将领：“绰罗克父女现在哪里？”

“回太师，绰罗克父女被囚禁在后殿。”

“走，去看看他们。”

左丞相绰罗克在给五岁的女儿满都海编着辫子，也先从外面走了进来。左丞相绰罗克瞥了也先一眼，梳子仍不紧不慢地在满都海的头上滑动着。

也先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左丞相，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二弟归林齐死了。”

左丞相绰罗克的手停了下来，他没有看也先，但显然是在认真听也先的下文。

也先道：“他被岱总汗帐下大将寿苏特劈为两半，死得太惨了！”

左丞相绰罗克的眉毛蹙在一起，手中的梳子有些颤抖，他的女儿小满都海转过头扑向也先大叫：“还我归林齐叔叔，还我归林齐叔叔……”

也先抱起小满都海：“孩子，你归林齐叔叔死在岱总汗身边的奸人之手，他们为讨大汗高兴，像百灵鸟一样在大汗耳边乱叫。我杀他们，为你的归林齐叔叔报仇，好吗？”

“归林齐叔叔，归林齐叔叔……”满都海大哭。

也先放下满都海，对绰罗克说：“左丞相，吉思是大汗的嫡子，大汗不立嫡生反立庶出，这与祖制背道而驰，我据理力争，维护汗权，维护国家利益，反遭如此下场，左丞相，你不能袖手旁观吧？大汗就听你的，只要你去劝谏大汗，说不定大汗就会改变主意……”

没等也先说完，左丞相绰罗克“噌”就站了起来：“你放我们父女，我马上去劝谏大汗。”

也先心头一喜：“我就知道左丞相胸襟博大，不会让刚刚统一的草原再次陷入混乱。来人！备马，送左丞相出营。”

左丞相绰罗克抚摸着小满都海的头：“孩子，我们走。”

也先拦在绰罗克面前，他没笑挤笑地说：“左丞相，我的祖母萨木尔公主非常喜欢满都海。老公主年龄大了，就想让小满都海给她老人家做个伴儿，解解闷儿。你放心，老祖母一定不会亏待这孩子的。”

说着，也先就来抱小满都海。

左丞相绰罗克怒不可遏，他把女儿揽在怀中：“也先，你逼死我二弟归林齐，现在还要留我女儿做人质吗？”

也先凶相毕露：“绰罗克，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去不去劝岱总汗？”

左丞相绰罗克的话掷地有声：“不去！”

也先脸色狰狞：“你就不怕我杀你吗？”

左丞相绰罗克冷笑道：“从我被你囚禁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出去！”

也先伸手拽腰间的佩刀，可刚拽出一半，又插了回去，他的目光落在小满都海的头上：“来人！把这孩子抱走。”

两个军兵从绰罗克怀里抢过小满都海，满都海连踢带叫：“放开我，我要阿爸，我要阿爸……”

左丞相绰罗克想夺回自己的孩子，却被十几个军兵拿着刀枪拦住了。

也先瞥了绰罗克一眼：“左丞相，你什么时候想通了告诉我一声。”

也先转身刚要往外走，见一个人影立在面前，他不由得一惊：“祖母！”

也先的祖母萨木尔公主冷冷地看着他，说：“你不是说留这孩子给我做伴儿吗？”

也先不知如何回答：“啊，这个……”

萨木尔看了看绰罗克，又瞅了瞅满都海，她面无表情：“这孩子倒是挺招人喜欢。”

萨木尔回过头对两个侍女道：“把这孩子抱到我的颐年殿。”

第二章

左边清一色都是蓝靛脸，右边清一色都是赤红面，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染的还是本来就是这个色，一个个横着眉，立着目，龇着牙，咧着嘴，仿佛要吃人似的。阿卜都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哪是军营啊，分明是阎罗殿！

也先召集众将研究退兵之策，有人道：“太师，你当年曾以十万之众，大破明军五十万，难道还怕岱总汗不成？”

也先摇了摇头说：“岱总汗不是明军，他深知我打仗的套路，以对明军的战术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大帐里的人一个个跟病羊似的，谁都没了主意。

有人道：“太师，要不我们放弃立吉思台吉为太子，向岱总汗请罪吧？”

大汗相当于皇帝，大汗的子孙统称台吉。

这个人这么一说，立刻有人响应：“是啊，这倒是个办法。”

也先怒道：“开弓哪有回头的箭？放弃立吉思台吉，岱总汗就能宽恕我们吗？这是做梦！现在我们是一个圈里的羊，不把狼群赶走，我们谁也跑不了。”

也先官至太师、淮王，他居住的地方也称宫殿。大殿里鸦雀无声，谁

都不说话了。

半晌，一个人走出人群，他向也先一抚胸：“太师，我有一计……”

说话之人四十多岁，两只眼睛虽然不大，却闪着光。

也先见是百户将军阿卜都拉，显然有些失望：“阿卜都拉，你有什么主意？”

阿卜都拉诡异地说：“太师，岱总汗是你阿爸老太师立的大汗，老太师能立大汗，难道太师就不能立一个大汗吗？”

也先没明白：“立大汗？”

阿卜都拉解释道：“太师，岱总汗弃长不立，这是违背祖制，但他还是名义上的大汗，我们与岱总汗对峙就是以下犯上，名不正、言不顺。如果立了新大汗，我们就是正义之师，他就是逆党，道理就到了我们这边，我们出师有名，岱总汗就成了马群里跑进来的野驴，必然会被我们赶走。”

大殿里一下子沉默了，人们都看着这个小小的百户。

突然有人说：“对，我们不立吉思当太子了，立他当大汗。”

有人附和：“对，干脆立吉思台吉当大汗。”

其他将领也纷纷附和：“我们立吉思台吉当大汗！”

也先连连点头。

阿卜都拉却摇了摇头说：“不！我说的不是立吉思台吉，吉思台吉太小了，他的作用远远不够。我说的是立岱总汗的二弟阿噶巴尔济。”

人们愣道：“立巴尔济？”

阿卜都拉眨了眨小眼睛，十分自信地说：“对，立巴尔济。我们草原上有句谚语：贪吃的羊最蠢。巴尔济就是一只贪吃的羊。他牢骚满腹，对岱总汗怨言颇多。现在巴尔济是济农，他的权力仅次于岱总汗，如果立巴尔济为大汗，他一定会和太师共破岱总汗，如此一来，太师还怕不能取胜吗？”

济农也作吉囊、吉农，是北元时期特有的官职。提起“济农”还得从忽必烈说起，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封自己最为喜欢的孙子甘麻剌为晋王，统领岭北行省。岭北行省主要是大漠南北的蒙古本土。虽然岭北地理环境不太好，但那是蒙古皇室的龙兴之地，在蒙古人心中具

有极高的地位。忽必烈不但封甘麻剌为晋王，还诏令岭北的所有王公贵戚全部归甘麻剌节制。甘麻剌的权力大大超过了其他诸王。明朝建立，蒙古皇室退回草原。此时，甘麻剌已死，他的后代继任晋王。因长城以南全归了明朝，晋王便成了仅次于大汗的要职。晋王本是汉人的叫法，蒙古人发音不准，久而久之，晋王就演变成了济农。据说，“济农”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济农之职相当于副汗。

也先拍案而起：“好！好主意……”

可是，也先脸上的笑容又渐渐地消失了，他慢慢地坐下：“此计虽妙，可现在是两军对垒，谁有胆量去巴尔济的大营啊？”

听也先这么一说，众将都低下了头。人们都明白，这可不是骑马放牧，这是要挑拨人家兄弟相残，这是赴鬼门关！

阿卜都拉左右看了看，他把胸脯一挺，说：“要是没有人去，阿卜都拉愿为太师分忧。”

阿卜都拉一言出口，人们立刻抬起了头，纷纷道：“是啊，是啊，此事关系重大，非阿卜都拉不可。”

人们各有各的想法，有的佩服阿卜都拉的胆气，有的嫉妒阿卜都拉的心眼，有的想看阿卜都拉的笑话，更多的人是怕也先点自己的名字。

也先离座，他来到阿卜都拉面前，双手握住阿卜都拉的手，说：“主人危难之时，最能显示猎狗的忠诚。阿卜都拉，如果你能说服巴尔济济农，化解这次危机，你的功劳就和而不罕山一样令人仰慕，我一定重重赏你。”

而不罕山就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部的肯特山，1206年铁木真在此称汗，号成吉思汗。因此，而不罕山被蒙古人尊为神山、圣山。

成吉思是大海的意思，汗是可汗的简称，即帝王、君主。大汗当然就是皇帝，小汗可以理解为王。成吉思汗直译就是地域如海一样辽阔的帝王，也意译为众汗之汗。

阿卜都拉双膝跪倒：“谢太师！不过，此去生死难料，如果我一去不归，我的妻儿老小就拜托太师了。”

……

阿卜都拉单人独骑来到巴尔济的营门前，当兵的老远就喊：“站住！什么人？再往前走就开弓放箭了。”

阿卜都拉勒住战马，说：“各位勇士，不要放箭，我是也先营中的将领阿卜都拉，我有要事要向巴尔济济农禀报。”

“你先等着，我们去通禀济农。”

阿卜都拉足足等了一个时辰，才见营门大开。他刚要往前走时，一队人马冲出来把他围在了当中。

“下马！下马！”一个军兵厉声喊道。

阿卜都拉只得下马，两个军兵把他绳捆索绑。又一个当兵的拿过一条绳子，绳子一头系在马鞍上，一头系在阿卜都拉的手上，几个人飞身跳上坐骑，“嗒嗒嗒”向营内跑去。

阿卜都拉的两条腿哪能跑过四条腿？他连滚带爬地被拖到一顶高大而又洁白的蒙古包前。阿卜都拉定睛一看，见军兵左右分列，左边清一色都是蓝靛脸，右边清一色都是赤红面，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染的还是本来就是这个色，一个个横着眉，立着目，齙着牙，咧着嘴，仿佛要吃人似的。阿卜都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哪是军营啊，分明是阎罗殿！

当兵的喝道：“这是巴尔济济农的中军帐，你自己进去吧。”

阿卜都拉刚要往前走，不知从哪蹿出两个人，说是人，却跟鬼没什么两样，一个青面獠牙，一个白面长舌，两个人十指尖尖，就跟钢钩子似的，照阿卜都拉的咽喉就抓。阿卜都拉顿时就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脊梁沟“嗖嗖”冒凉气。

阿卜都拉暗中给自己壮胆：我怕也是一死，不怕也是一死，我怕什么！想到这儿，一股豪气从心底涌出。他一不慌，二不忙，看也不看这两双“钢钩子”，而是大踏步往帐里走。“青面獠牙”和“白面长舌”见阿卜都拉没被吓住，两双“钢钩子”在离他咽喉处一指远时又撤了回去。

大帐之中，金杯金碗，巴尔济喝酒吃肉，悠然自得。

阿卜都拉因被马拖拉，衣服磨破了，胳膊肘还流着血，他跪在巴尔济面前：“阿卜都拉叩见巴尔济济农。”

巴尔济轻蔑地看了阿卜都拉一眼，便吩咐军兵道：“把他拉出去，